

夏志清書簡

編輯先生：

「書評書目」第十九期收到那天（兩星期前），即把「亮軒書簡」拜讀了。亮軒先生責問我的幾點，都是很有道理的，覺得自己寫那封「書簡」時，有些地方考慮不週，不免汗顏。

事實上，看到我那封「書簡」後，覺得「有些話不得不說」的，第一個即是潘琦君自己。她九月二十九日給我的信上，這樣寫道：

「但您說我的『文章』可以傳世，真叫我無地縫可鑽。在自由中國不知有多少好散文作家，他（她）們的作品，您是因為沒有看到，如看了就知道臺灣文壇的盛況，我又算得什麼呢？我只是憑一個『真』字來寫，其他的都說不上。您這封信，可能會引起正反兩方面的意見，連我這個受讚美者，都感到承受不起了，是真的，我於感激之餘，實在是十二萬分的惶恐呢。」

琦君是非常謙虛的人，在朋友面前，從來不說自己的文章好，她的「惶恐」，我想是真情。事實上，我也不是不知道臺灣當代的散文我讀得實在太少，沒有資格評斷任何散文家的成就。今春林海音出版「純文學散文選集」，附錄了我的「談散文」，要我再添幾句話，我祇好在「附記」裏坦直地說道：

「上面那篇『談散文』，記錄了我對國內當代散文一般性浮淺的印象，若要把當代名家評一個高下，檢討散文整個的成就，就非得花上一年半載的時間，專心去研讀不可。四年前我沒有這份時間，現在仍沒有。」

但人是有情感的動物，即使最謹嚴的學者，有時對某位作家，某本書，要想說幾句話，雖然知道考慮未週，還沒有正式寫「論文」，「書評」的資格。他可以在同朋友談話間，在書信上，一吐已見，也可以寫封讀者投書，寄給雜誌編輯。我因為，王鼎鈞「哭屋」和彭歌評「琦君的『煙愁』」都是在「書評書目」上發表的，

就寫了封讀者投書。想不到承您看重我的意見，加題「夏志清書簡」，當一篇文章發表，這樣我未成熟的意見，不免受到重視，怪不得要引起琦君的「惶恐」，逗起亮軒先生的「疑惑」了。

林海音把「純文學散文選集」寄我後，我把琦君的「誓」重讀了，覺得寫得實在好。假如歸有光的「先妣事略」可以傳世，「誓」實在更應該傳世。（該文唯一的小疵是最後一句「這個世界，究竟有什麼是永久的，又有什麼是值得認真呢？」我後來同琦君討論此文，提到這句畫蛇添足的收梢，並勸她多寫真情，少發感想，她也同意。）同時想起民國五十五年我在臺北，讀了琦君好幾本集子（包括「煙愁」在內），其中表達真摯情感的散文，還有不少，可惜從來沒有文評家討論一下琦君的成就，認為是樁憾事。

事有湊巧，隔不久，在貴刊十六期上看到了彭歌的評文，不高興，覺得終有人把琦君的好處說出來了，自己也想添幾句，但一時衝動過了，沒有寫成，後來收到第十七期，因為要說明一下有一篇論文不是我譯的，連着我讀彭歌評文後的感想也寫了進去。彭歌的文章是四平八穩的，不會開罪任何的人。但我同意艾略特的看法，批評家的主要功具是「比較」和「分析」（comparison and analysis），我在一封短信裏無法分析琦君任何一篇散文，但至少要把她同一位公認的名家比一比，分一個高下。

我挑了朱自清，倒不是我想抹殺他的成就，但總覺得我自己小時候在學校裏讀「背影」，時隔四十年，國內的中小學生好像還在讀「背影」，編國文教科書的諸公實在太忽視當代臺灣散文家的成就了，比「背影」更真摯動人的文章有的是，還為什麼一定要挑這一篇？「背影」究竟不是韓愈「祭十二郎文」，蘇軾「前赤壁賦」這樣擲地有金石聲的好文章，用不着當它為中國散文的代表作來代代傳誦。

我挑朱自清的第二原因，因為憑我幾年前的印象，認為他早期的散文實在寫得不好。那一年哥大有位學生寫一篇論朱自清的碩士論文，碩士論文談不到多少研究，一般是練習性質，這位學生譯了四、五篇朱自清的散文，算是論文的附錄。可能她選擇能力太差了，除了「背影」外，其餘幾篇我覺得實在都不好。但這些譯文，我做導師的，得逐字對照原文加以修改，所以至今印象很深。譬如「匆匆」那篇，頭一段寫道：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文品實在太低，現在一般副刊上的散文（且不論名家的），調子都比「匆匆」高。

另一篇「荷塘月色」全文「美」得化不開，如下面這一段，讀了實在令人肉麻：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裾。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白花，有嬌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

即使最著名的「背影」，文中作者流淚的次數太多了。短短兩頁裏，朱自清「想起祖母，不禁鉅鉅地流下眼淚」；看見父親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父親走了，「我的眼淚又來了」。文末，還得「在晶瑩的淚光中」，讀父親一封信。最後還得嘆口氣，「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虧得胖父親上下月台買橘子那段文字寫得好，否則全文實無感人之處。

朱自清一向是我敬愛的學人，他後期散文可能進步多了，可惜我讀的不多。早期散文，可能也有不太「生鐵門答爾」的。假如我真的寫一篇比較朱自清和潘琦君的論文，則非得把他們的全部作品看過不可，而且還得看不少參考資料，至少得花上兩三個月的時間。讀者投書原是比較主觀的一種表達方式，即是根據腦子裏現存的印象，寫些意見、感想出來，事前不作任何準備，希望這些意見、感想對有些讀者有參考之用，如此而已。想不到亮軒先生太看重我「文學上的見解」了，覺得我不應把不成熟的意見以「投書」方式發表，「一字一句」，不得不以春秋褒貶的嚴格尺度，期諸夏先生。」他對我的期望，當然使我很感動，但同時想想我沒有一般讀者的發言權，也不免悲哀。我對研究本份以外的各種文學，以後祇好同朋友通信時，交換意見了。

至於「第一流的散文家，一定要有超人的記憶力」和琦君的散文「跟李後主、李清照是同一傳統」這兩點

，我覺得並沒有說錯，雖然亮軒先生表示異議。所謂「超人」，當然不是指尼采式的「超人」，而僅指「超過常人」而已。在希臘神話認為九位繆思都是「記憶」女神 Mnemosyne 的女兒，是很有道理的，不僅個人文藝方面的創造，事實上，人類文明的延續，全憑「記憶」為根據。華滋華斯認為詩的寫作導源於“emotion recollected in tranquillity”，這句話稍有文學知識的，沒有不知道的。不久前詩人兼批評家蘭蓀 John Crowe Ransom 去世，美國文學刊物上有人引錄他的名句來表示悼念。其中有一句詩的定義說得比華滋華斯的更精彩：All poetry of course is the record of vision recovered by imagination under the authority of memory. 這裏的「詩」(all poetry) 當然是廣義的，琦君式的抒情散文當然也應包括在內。近代文藝批評着重 vision (「視境」「境界」) 和 imagination (「想像」「想像力」) 這兩個字，我國當代受「現代詩」薰陶的詩人們，亟求把自己的「視境」擴大，表示自己「想像」的深遠豐富，寫出來的詩往往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可能因為這些詩沒有個人記憶的憑藉，不再隸屬於「記憶的統治」(the authority of memory) 之下。琦君寫散文，從不自己想像力豐富深遠自誇，「視境」也極狹，大不了是她個人的感受見聞。但因為她的想像絕對服從「記憶的統治」，好多文章，追憶往事，給人極真切的感觉。

琦君在大學時代是跟詞學大師夏承燾學詞的，她詞讀得多了，加上她的感性是傳統型的，所寫的散文，最好的都是「尋尋覓覓」式的回憶，「悽愴冷清」之間，更能使人體會到人間的溫暖，這一點可能和李後主、李清照是稍有區別的。我上次信上特別提到二李，因為他們二人的名詞既香艷（雖然李後主早期寫過艷詞），又不豪放，在「直抒真情」這一點，和琦君最近似。亮軒先生要我說明「詞與現代散文的關係」，這當然是個大題目。簡略說來，中國詩既然「現代化」了（胡適提倡白話詩時就教人不再悲秋，不再傷春），傳統型的感性反而要依靠散文的媒介來表達了。余光中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總序裏說：「二十年來，臺灣的詩和小說都已創出了新的局面，只有散文，水準雖然整齊，創新却嫌不足。」我想他這句話是有感於抒情散文已變成了

「傳統型感性」的領域而發的。臺灣散文「創新」最有成績的要算是余光中自己（這當然又是我極主觀的偏見），但他那幾篇最出名的自傳性抒情散文，所表現的感性也仍是傳統型的。假如我們覺得「親情、友情、愛情」（借用林海音一篇近文的題目）以及對於祖國、故鄉思念之情是值得珍貴的，直抒真情的散文永遠會有人寫，也永遠延續了我國「傳統型感性」的活力。

夏 志 清

一九七四、十一月二十二日

本社代售以下各書

作(譯)者	書	名	定價	作	者	書	名	定價
琦君	煙愁		25	陳芳明	含憂草			18
黃春明	莎喲娜啦·再見		40	陳克環	陳克環小說集			25
黃春明	鑼		40	陳克環	陳克環散文集			25
傑克倫敦	生命之愛		40	陳克環	怒瀑集			18
歐尼爾	開放的婚姻		40	余光中等	中國現代詩評論			90
周碧瑟	浩海孤舟		40	梅遜編	作家羣像			40
鹿橋	人子		55	隱地編	這一代的小說			35
蘇念秋	花畔		35	鍾龍	人生日知錄			50
楊青矗	在室男		35	蘇玄玄	愛的變貌			18
楊青矗	妻與妻		30	郭英聲	雲門舞集			30

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